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九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保遠平校閱

旌德 宋十一之三

文天祥 鄉諫 蕭藎夫 劉子俊 劉沐 孫卓 彭震龍

蕭明哲 陳騷則 張汴 呂武 華信

江萬里 弟萬 陳文龍 庄瑣 張世傑 劉師 陸秀夫 劉鼎

李庭芝 苗再成 趙孟 姜才 宋忠 汪立信 徐道

徐宗仁

文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吉水人體貌豐偉美背如玉秀眉長

目顧盼睥然 語簡載 弘道錄 年二十舉進士對策以法天不息為言帝

親擢第一外艱服闋除寧海軍節度判官黃宋臣欲遷都避元

天祥上書乞斬之不報出知瑞州改江西提刑入爲刑部左司
郎官權直學士院當制語諷賈似道稱病要君又不肯呈棄似
道大怒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援例致仕年甫三十七咸淳九
年起爲湖南提刑明年改知贛州兼江西安撫使德祐元年國
事告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大慟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
皆響應有衆萬人將入衛其文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畿
甸薄內地君以區區烏合赴之何異驅羊搏虎乎天祥曰吾亦
知其然顧不自量力欲以身殉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聞風而起
者耳天祥性豪華平時厚自奉至是瘞自貶損盡以家貲充軍
費每與賓佐語輒撫几流涕以忠義動之八月提兵至臨安除
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府兼督府參謀官總三路兵朝議方
擢呂師孟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賴以求好師孟益僣

蹇自肆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
乞斬師孟戮鼓以作將士之氣又乞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
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
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禺以淮西益淮東而建
閩於揚州賁長沙取鄂賁隆興取蕪賁番禺取江東賁揚州
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
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
中如此則敵不難破也不報十月至平江則元兵已發金陵入
常州長驅至獨松關亟詔天祥棄平江回守餘杭擢知臨安未
幾宋降除天祥右丞相兼樞密使如軍中請和與元相伯顏抗
論畢亭山伯顏怒拘之與吳堅以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岳北行
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旆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制使李庭芝

疑天祥來爲元游說移文冀州令亟殺之苗再成不忍給天祥出城以制司文出示閉之門外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疲甚募二樵者荷以蕢至高郵汎海入溫州上表益王勸進除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與陳宜中等議不合改爲同都督出江西收兵七月行至汀州十月遣叅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深將一軍取寧都叅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聚兵寧都衆至數萬元兵攻之淵敗同起事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已而兵敗亦被執死於獄天祥爲製服哭之至元十四年正月元兵入汀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深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元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

五月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叅謀張汴監軍時賞
深等盛兵薄新城以頓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
縣兵攻泰和等入縣復其半惟頓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州
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興陳子全王夢應皆起兵仰
永聞復數縣撫州何時等亦起兵應之分寧建昌三縣豪傑皆
遣人如軍中受約束無何元江西宣慰李恆遣兵援贛州自將
攻天祥於興國天祥引兵走卽鄒淵於永豐時淵兵已先潰恆
窮追至空坑天祥亦潰妻妾子女皆被執時賞坐肩輿追兵問
爲誰答曰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歸天祥以此得逸收殘兵奔
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軌而殺之明年三月進屯麗江浦
六月入船澳會衛王立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少保封
信國公軍中疫起其母與一子皆死十一月進屯湖陽盜陳懿

劉興數叛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趙南嶺瀾子浚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懿乃潛導張弘範濟湖陽衆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遂不及戰官屬陳龍復吳希與陳子全張唐熊桂皆死瀾自頸死惟趙孟深遁去唐乃杖之後也天祥蒼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引見弘範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辭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固索之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元必不失爲宰輔天祥泫然流涕曰國亡不能扶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貳心乎弘範義之遣人護送至京在道絕食八日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以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世祖

愛其材令南宮王積翁諭旨欲官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
僅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
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至舉其生平而盡棄之將焉
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
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何地事遂已居凡三年
元主知終不可屈與宰相議釋之不果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
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
文丞相京城又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蕤城華車兩翼兵爲亂丞
相可無憂元主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問汝何願對曰天祥受
宋恩爲宰相豈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言者力贊當從其請元
主猶不忍有詔使止之至則死矣臨刑殊從容語吏卒曰吾事
已畢南鄉再拜而逝年四十七 鄒鳳宇鳳叔吉水人徙永豐

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俠名勤王兵起補武資至將軍益王改寺丞領江西招諭安撫副使復興國永豐二縣進兵部侍郎兼江東西處置副使從天祥開關嶺道及開督府分司永豐興國境上北兵驟至淵脫身走至湖州聞天祥被執自殺 劉子俊字民章與天祥同里閭相友善嘗中漕試天祥開府興國召計事補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兼管機宜文字空坑敗收兵保洞源尋入廣興元兵遇賊潰復招集散亡同趨湖州被執自詭認天祥元兵得其實怒烹之 劉沐字淵伯少與天祥鄰曲鄉對奕相狎靡性沈實而圖機晝夜應酬臺臺不倦及起兵辟補宣教郎督府機宜江西忠義皆所號召天祥出兵江西監國府南劔沐悉收部曲來會改授大府寺簿專將一軍爲督府親衛空坑敗執至豫章父子同日死 孫梈字實甫吉州龍泉人獻簡公

井之後妻卽天祥長妹起兵時檄招忠義士補宣教郎帶行定
官告院知縣事天祥擁兵出嶺里人奉臬復龍泉拒守不下尋
爲叛者所陷執至隆興殺之 彭震龍字甯可永新人天祥次
妹婿性跌蕩喜事嘗以罪被繫起兵補宣教郎帶行大社令知
本縣會天祥出使被執震龍遁歸吉州已失乃結峒獠接應復
永新元兵至爲親黨所執至帥府腰斬之屠永新 蕭撥夫永
新人與兄敬夫俱天祥客爲詩有豪傑氣補從仕郎以贊震龍
謀復永新兄弟俱死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淳祐三年鄉貢
授廉州司法淮東總領幹官改廣東經略司準備差遣未上會
徵勤王兵天祥卽日造請問計繼周具言方略與閩里子弟及
起兵之處甚悉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蠻獠遂留幕中晝夜調
度權江西安撫司準備差遣率賴士以從繼周外貌弱不勝衣

而年德有以服衆人士視爲父兄進止疾徐無敢先後詔改合
入官帶行監文思院差充江湖制置司主管機立文字並所部
夜襲元兵於南柵門殺傷相當質明猶賊以渴赴水死 張汴
字朝宗一字次山蜀人少客吳潛所恆出入荆關明習方略天
祥辟爲秘閣修撰領廣東提舉提府叅謀左右幕府知無不爲
空坑敗爲亂兵所殺以其屍葬之 呂武太平州步卒天祥
出使時應募從行脫鎮江之難沿淮東走武之力爲多開府南
劍以功補環衛官遣結約州縣起兵相應值道阻崎嶇數千里
會天祥于汀梅武天性忠梗不避疆禦而好面折人過遇士大
夫少禮多觸忌諱故及禍死於橫逆一軍都涕葬之 榮信安
豐人爲荊湖都統沈勇有謀本隸蘇劉護部曲遣與王福張必
勝同詣天祥官至督府都統制江西招討使初至天祥付以

士千人信曰是徒爲人累耳招淮士數千自隨居常快快嘆息
曰有將無兵奈何天祥自與國書承豐元兵追其後信譽賊方
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巖下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贈
清遠軍承宣使立廟旌之 蕭明哲字元甫太和人性格剛有膽
氣明大節少舉進士天祥開府汀州辟充督幹架閣監軍師出
嶺明哲引領縣義兵復萬安連結諸砦拒守兵敗被執不屈死
於隆興大罵不絕口聞者壯之 杜濬字貴卿丞相範從子負
氣遊俠初詣勤王濬方宰縣糾集民兵得四千人聞天祥開闢
平江往附焉初陳志道等贊天祥出使元軍濬力爭不可已而
果見留時無敢從行者濬獨慨然請行特改兵部架閣至京口
以計賂劉千戶得脫與天祥偕走淮甸至永嘉益王授司農卿
廣東提舉兼招討副使督府叅謀尋往溫台招集義兵福安陷

與天祥相失遂趨行朝蘇劉義疑游自來欲殺之宜中世傑不可久之復還募空坑敗跋涉患難以出從至潮州議復趨海道天祥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許懼力單徑趨厓山兵潰被執以憂憤感疾卒 林琦閩人元兵迫臨安琦於赭山結集忠義數千捍禦海道以功補宣教郎天祥開府南劍命主管機宜文字兼充檢院琦外文采內忠實數涉患難無怨懟辭山潮被執至惠遁復執之北行赴水爲吏所拔至建康以憂憤死 蕭資督府書史天祥起兵時資于患難中扶持甚至空坑敗以護印功升閤門鈐轄資性和厚臨機應變輯穆將士總攝細務任腹心之寄湖陽移屯與元兵遇死之 徐臻溫州人德祐初父官河南臻往省以道阻會勤王兵起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祥被執臻脫難復來扶持北行備管艱阻至隆興病死

金應性少剛知義爲職書司入京補承信郎天祥奉使鼓說

左右皆散應獨無昨志及脫走與江三能更以憂憤死何時

字了翁撫州樂安人同天祥登進士歷廬陵尉臨江司理參軍

改知興國縣辟署帥府機宜帶行監文思院尋轉江西運副督

吉州餽運元兵下吉州脫身歸鄉天祥開府南劍時起兵趨興

國復崇仁元軍奄至削髮爲僧竄迹嶺南賣卜自給變姓名號

堅白道人陳子敬頌人以貴雄鄉里嘗從天祥遊天祥開閩

汀州子敬募民兵屯皂口據下流及攻頌與合謀忠效甚著空

坑敗復聚兵屯黃塘連結山砦不降元以重兵襲其砦砦潰不

知其所終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擢爲贛州三砦巡檢勤王

至平江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拒元兵戰于常州之伍牧全軍

敗廣兵先遁贛州曾全胡遇謝榮曾玉四指揮軍亦遁惟玉殘

軍五百殊死戰手殺三十人箭集如蜩蟻絕力屈被執元軍橫四槍於其項以挺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玉涼州團練使官其子二人賜田二頃以恤其家

冊曰僞禁孔嚴人心不變開學崇理天開日覲養士之功於茲可驗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祖璘父曄皆業儒號長者隣有史知縣祖父故寒士驟得居官以武斷誇其能意常輕璘璘俛首不答曄妻陳氏夢貴人入其家曰天以汝家善循理故遣來已而姪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名聞理宗潛邸以舍選出身歷池州教授召試館職遷著作尚左郎官知吉州剡白鷺洲書院遷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兼轉運判官以直秘閣權

知隆興府利宗漣書院人爲駕部郎中累殿中侍御史萬里器
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甚厚嘗丐利養母不許乃
屬其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聞母疾不俟報馳至郎門得計而
忌者誣萬里匿喪坐閑廢十有二年隆德興嘗辨其非宜撫賈
似道辟兩浙叅謀官加賀章閣待制隨鎮漢陽遷刑部侍郎似
道入相以萬里兼國子祭酒充侍讀權吏部尚書景定二年進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復以言罷起知建
寧兼權福建運使寶祐三年加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度宗立名
同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爲似道川然性
本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惡之故每入不能久帝初立似道
嘗以去要帝帝涕泣拜留之呼爲師相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
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時似道不知所爲

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幾爲千古罪人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從旁代應講畢帝入內王夫人頗知書語以爲笑似道因是積慙怒加資政殿大學士出知慶元府不拜予祠咸淳五年起知太平州提領江淮茶鹽復叅政事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日以襄樊爲憂請益師往救似道不答求去加觀文殿大學士福建安撫使以疾辭提舉洞霄宮九年又起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萬里年已七十六矣先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偏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明年元兵渡江萬里隱於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旣而脫歸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破萬頃被執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無子以蜀人王楠子爲後名鰭至是與左

在相繼投洛中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草斂之事聞輟朝三日贈太傅益國公高斯得言加贈太師諡文忠萬頃歷守大郡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那時郴州守趙崇源寓居城中亦死之

陳文龍初名子龍字君貴宰相俊卿後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賜今名賈似道愛其文雅體重之召爲崇政殿說書由祕書郎遷監察御史自似道擅權所置臺諫皆闕耳凡有建白悉呈稟而後行至文龍獨不肯知臨安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之文龍力言不可襄陽圍久且陷上疏極論其非又言范文虎總帥無功反以知安慶是宜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子何以勝建康大閫之寄黃鵠石怠荒政事何以稱京尹彈壓之能請皆罷黜似道大怒出知撫州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文虎首降潛最

先遁列城從之似道始悔不用其言起為左司諫遷侍御史德祐元年累遷同知樞密院事未幾乞歸養益王稱制召復舊任漳州叛命為閩廣宣撫使討之前守黃恮素有恩信文龍辟為參謀官使入招撫恮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能投石中人議者以為不足用罷之其軍亦叛復命文龍為知軍平之俄城陷被執不屈謂簡義弘道錄乃械繫送杭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人視之泣下母曰與吾兒同入地又何恨哉眾歎曰有斯母方生斯子為收葬焉蒲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元兵既歸文龍之姪璿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凡八月元將唆都復破城死之

張世傑范陽歸正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奔宋隸淮兵中無所

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於呂文德召爲小校攻安東州力戰
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官尋從似道入黃州戰類草坪奪還
所俘還環衛官歷知安東州咸淳四年北兵築鹿門堡文德請
益兵調世傑與夏貴赴之及呂文煥以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
人守鄂州世傑用鐵鉅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
其德祐元年北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貴人招
之不聽伯顏陽攻嚴山隘潛舟自唐港入漢東攻降鄂州詔世
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入朝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
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出知焦
由引十舟結爲方陣碇江中流示以必死非有號令毋輒發碇
元帥阿朮以火箭攻之兵遂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世
傑奔圖山疏請濟師不報八月掘龍神四廂都指揮使總都督

府諸兵十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副使浙西策應兼知江陰
軍已而元軍至獨松關乃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浙西制置
兼知平江復召入衛加檢校少保降詔獎諭元兵至皋亭山世
傑提師入定海將從二王俱南石圀英遣都統卞彪迎之世傑
初謂彪來從已椎牛以享酒半彪從容說降世傑大怒斷其舌
磔之于山四月從入福州與陳宜中陸秀夫共奉益王爲主
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大軍來攻復奉王入海而自將陳
弔眼許夫人請翼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帥唆都將兵來援
衆遂解去旣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降
世傑拘之軍中不遣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
深復來攻世傑戰却之因徙碇州王昶衛王昺立拜樞密副使
加檢校少傅復徙居新會之崖山封越國公發瓊王粟以給軍

明年元帥張弘範等至厓山衆請世傑宜先據海口無令北兵以舟師塞之世傑恐久在海上衆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耳命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船作水砦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果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掬海水飲之卽嘔泄兵遂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方與日大戰語在弘範道錄二月癸未弘範復攻厓山世傑敗走衛王舟敵薄中軍世傑遂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餘人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立之俄風颶壞舟溺死平章山下

劉師勇廬州人以戰功歷環衛官德祐初領兵戍平江授濠州副總使其將劉圭以下各轉官有差其年五月復攻常州取之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守常州而以張彥守呂城彥兵敗見

執元將真彥城下招降師勇責以大義彥慚愧而退又遣范文虎來諭伏弩射走之俄城陷師勇拔柵且戰且行其弟馬墮墮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是年十月轉福州觀察使十一月潰圍奔平江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父徙鎮江自少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登景定進士辟李處芝淮南幕屬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尤最知名性沉靜每僚吏至問賓主交驩獨斂衽無一語或時晏集坐舟中問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處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從制置淮東程叅議官累除至起居舍人以禮部侍郎使元軍前請和不就還與蘇劉義追從二王走溫州進

明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秀夫久在兵間熟知軍務陳宜中
每事必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畫旋以議不合宜中使言者
劾罷之張世傑議宜中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
召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每當朝會楊太妃垂簾與羣
臣語猶自稱奴衛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屬非澳風炎熱王
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不肯語在弘道錄復與衆共立衛王

拜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會厓山破秀夫度不可成仗劍盡驅
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字伯
鎮江陵人舉進士在海上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
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至是亦罪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
被執榜掠無完膚一夕得脫蹈海死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
還廬陵大德初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

云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應山遷隋州特以武顯及庭芝生有芝產于屋棟遂以名之自少穎異日誦千言智識出長老上見隋守王旻貪殘不恤下衆多怨之告于諸父曰隋必亂請移家德安以避從之未浹旬旻果爲部曲執以叛隋民死者甚衆嘉熙末登鄉舉時江防甚急不得行以策干孟珙請自效珙夜夢有李尚書謁已明日庭芝適至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矣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屬四川有警卽以庭芝權建始縣旣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夔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淳祐初登進士辟主管機宜文字珙卒復薦於賈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棄

官行服似道鎮京湖起爲叅議官移鎮兩淮議柵清口五河增
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
慶元年留權揚州尋以大兵在蜀奏除直寶謨閣湖北安撫副
使兼知峽州以防蜀江庭芝方以母憂去會李璠覲淮南制使
趙與憇無謀璠奪其所築南城遂出漣水渡淮初議擇守楊者
無如庭芝乃奪情授祕閣修撰主管兩淮安撫制置司公事遂
破璠兵殺其將厲元帥平南城而還景定二年除樞密都承旨
兩淮安撫制置副使知揚州復敗璠于喬村破東海石圍等城
明年璠降徙漣水三城民於通泰之間五年就加寶章閣直學
士楊新遭兵火廬舍盡燬賴璠爲利而亭戶多亡公私蕭然庭
芝至則悉貸民逋假錢管屋踰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以
省車運之勞免亭戶宿負二百餘萬逃亡悉歸鹽利大興築大

城包平山堂募汴南流民二萬立武銳軍以實之敵至不敢窺
城中國上于朝下詔獎勞又大修學校爲詩書俎豆習射禮有
水旱廩不足贍服以私財民德之如父母劉槃自淮南入朝帝
問淮事具言庭芝老成謹重軍民安之今邊塵不驚百廢具舉
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三年就加兵部尚書五年轉兩
淮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揚州北兵圍襄陽復敗京湖兼襲路策
應督師援之賜錢二百萬預備給賞范文虎貽書似道曰吾將
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無使聽命於京闕事成則功歸恩
相似道喜卽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文虎乃日勸美
妾走馬擊毬爲樂庭芝屢欲進兵辭以取旨未至明年六月不
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
虎似道花之止降一官猶令知安慶庭芝自劾請代不允遂得

貶歸九年元復圍揚州起庭芝兩淮安撫制置使賜錢二百萬
十年築清河口城賜名清河軍十二月元兵破鄂蕪湖兵奔沿
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首遣兵入衛爲諸道勸
王偁檄所部郡縣各嚴城守有持書榜招降者焚而梟之調苗
再成兵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日持金帛牛
酒燕犒將士人人爲之死闘朝廷慰勞日至加叅知政事兼知
樞密院事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朮攻楊久不拔築長岡跨灣
頭至丁村欲久困之城中乏食命括民間粟盡令出之官戶已
盡及於將校雜以牛皮麴蘖有烹子而食者尚日出苦戰朔命
使降庭芝登城謝曰奉命守城未聞降也元所遣詔使悉焚斬
之時夏貴以淮西降阿朮驅至城下旌旗蔽野幕客以言覘之
庭芝泣曰吾惟一死而已會益王立名爲左丞相加少保乃以

朱煥守楊而已與姜才將兵七千東入海南至泰州煥隨以城降。庭芝妻子至泰裨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迎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還楊煥責以自用兵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何俟死之日民皆泣下。

苗再成舊史無傳失其家世。方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再成知州事聞之出迎泣且喜曰兩淮雖敝足以興復特三閩小隙不能合縱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方以扞乃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州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使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

師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會
李庭芝疑阻不果行其年加再成濠州團練使有宗室趙孟錦
爲揚州都統司叅議官自少不羈再成倚以爲重四月元阿朮
入侵孟錦每戰輒當其鋒時知淮安許文德知盱眙張思聰知
泗州劉興祖皆降再成帥兵大戰于老鵲嘴亦敗明年阿朮攻
益急以重艦住江上孟錦乘大霧襲之頃之日高霧霽元人見
其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溺水死城遂陷再成不屈而死
楮一正字粹翁廬州人武舉進士知高郵軍守邊有功擢閤門
宣贊舍人爲提刑司諮議官督戰被創沒水與知興化縣胡拱
辰皆死

姜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長亡歸隸淮南知兵善騎
射以來歸人不得大官爲通州副都統驍勇絕倫兼撫士有恩

至臨陣紀律截然。不可犯其子當戰。回白事。望見疑爲退縮。拔劍馳逐。幾殺之。會以道出師。屬泰州守孫虎臣爲先鋒。相拒于丁家洲。元軍鼓行而下。才奮兵接戰。兩軍方交。虎臣遽過其妻舟。衆見之。譴曰。步帥遁矣。於是皆潰。才收兵入楊州。元兵乘勝攻才。才爲三疊陣。逆之。三里溝有功。又戰楊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未幾。太后瀛國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欲奪以還。出兵四萬。盡散金帛犒勞。夜持瓜洲。敵擁兩宮去。進戰至浦子市。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答曰。寧死不作降將軍。元以兵攻灣頭柵。騎旋渾。舍騎步戰。至四鼓。全師而歸。城中急欲得餉。時遣才出其州高郵。擁護六月。至馬家渡。適萬戶史弼將兵擊奪才。與戰。連旦弼幾殆。阿朮馳兵來援。方解被圍。既久。庭芝召才計事。屏左右語。第聞才厲聲。

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爲之汗下。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會益王召授龍神四廂都指揮保寧軍承宣使將泛海從之。阿朮急引兵追及才疽發背不能戰。都督曹安國入臥內執才以獻。阿朮愛其忠勇欲用之才。嫚罵憤憤不已。阿朮怒。尙之後虎臣與元兵戰于焦山。孤軍無援亦死。諮議官朱應龍本儒生知兵出入行陣三十餘年。及是與妻同自經死。洪福者夏貴家僮積勞爲左軍統制鎮江北貴降福與子大淵大源祇候彭元亮結麾下兵復其城加右武大夫知鎮巢元使貴從子招降不聽被殺敵乃設計伏兵遣貴親至城下繆爲好言請以單騎入城慰勞。福懷舊恩信之。懸門啓伏發不能禦遂執福屠城中并殺二子。福請南向就刑以明不背國大罵數貴不忠聞者流涕。

汪立信澈從孫會大父智從澈宣諭湖北道六安愛其山水因居焉自少家貧淳祐元年獻策招安慶劇賊胡興劉文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理宗奇其狀貌雄偉預以閩帥期之授烏江簿知桐城通判建康制使趙葵辟充策應叅議官更馬光祖猶在帥府會賈似道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罪諸閩帥光祖與葵有隙且欲迎合召吏稽勾不能得適以元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聞于朝立信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蒞事勤勞甫去一旦以非理搗撫設使後來者復效今所爲可乎識者以爲義擢京西提舉常平改知招信軍景定元年差知池州權常州爲浙西提刑講行荒政三年升直華文閣知江州兼節制蘄黃興國軍馬四年加太府少卿江西安撫使提舉饒州南康兵甲咸淳中轉湖南安撫歷知鎮江潭州潭爲湖湘重鎮至則以累歲積

官庫錢代納貧民夏稅無告者予錢粟病者予藥餌雨雪旱潦
皆有振給兼興起學校士習爲變初威敵軍募精銳數千後來
者賴其用五年除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沿江制置副使九
年權兵部尚書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湖廣
總領許便宜行事調度賞罰給錢二百萬開門犒師時襄陽圍
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又移書似道
謂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內郡無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
外禦計沿江防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
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
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
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
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

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壁與觀之
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賠賊狂言敢爾蓋以
立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十年元兵大舉似道出次
江上復以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江淮招討使立信受詔不
辭托其妻子于愛將金明執手言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
我遂行辟徐道隆爲叅議官抵蕪湖與似道遇拊立信背哭曰
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平章賸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因
問立信何向答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土某處尋一片趙家地
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
爲後圖已而聞蕪湖師潰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大勸曰吾今
日猶得死于宋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
子書屬以家事夜中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遽失

聲三日扼吭而卒時德祐元年七月也表聞贈光祿大夫加太傅金明奉其喪歸葬丹陽伯顏入建康命求其家表以忠臣厚恤之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不肯從衆降嶠嶠走閩以死始立信未第時會歲大疫鎮江守吳淵命其客黃應炎爲粥以食流民一見立信與語知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有加應炎頗快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爾君識度志業皆非其倫蓋少下之後所踐歷卒不與人故謂淵知人徐道隆字伯謙武義人父煥知南雄道隆以蔭累潭州判官權知全州遷浙西提點刑獄時天祥旣去平江潰卒四出爲患安吉尤甚有旨命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于市牛監軍遁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模俱遣書誘降道隆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臨平令問道入援值水陸道絕不通議由太

湖經武康臨安卽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德祐二年正月朔旦元兵追及之親從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捨槳折一軍盡沒道隆執囚艦內守者怠乘間與長子載孫同赴水死餘兵脫歸者言于朝命贈官賜諡厚恤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

徐宗仁字求心永豐人登淳祐進士歷官國子監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言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于地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兵虛將惰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賞罰之微權耳權在陛下而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爲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帛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正當悉心効力圖報萬分可也數月以來幹腹之兵越江踰廣尚未間有死戰陣死封疆死

城郭者。豈實計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鎰吳衍翁應躬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其首惡則董宋臣也。凡廷紳抗疏學校叩關欲爲陛下除惡。乃釋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哉。天下之事勢急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今東南天下已半壞于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豪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三軍之在行者。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而我獨捐軀於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羣然皆怨曰。召亂者誰。而我乃流血於鋒鏑之下。陛下嘗一念及此乎。若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林。亦有生氣。遷著作佐郎。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讀。敬天圖。遷太府太常二少卿。兼侍講。侍立修注官。國史編修。實錄檢討知寧國府御史郭剛論罷。

之德祐元年起授吏部右侍郎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提
領豐儲倉所權吏部尚書兼王府贊讀衛益王走海上厓山兵
敗死焉

弘簡錄卷一百九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濟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旌德 宋十一之四 忠節

李芾 楊 趙卯發 鄧得遇 唐震 密祐 米立 高稼

曹友聞 弟 陳寅 賈子坤劉銳趙汝鼎 胡斌 高談 張珏 趙立

陳隆之 陳元桂 張頤 張貴范天順牛富 陳照 趙

王安節 父堅 陳牽 馬璽 兄堃劉子薦 袁鏞 新

李芾字叔章初由廣平徙汴高祖升舉進士有廉名金亂捍父

俱死會祖椿徙衡州芾生而聰警自樹立既長望之凜然若神

以蔭補南安司戶轉祁陽尉強力過人自旦治事無倦色夜率

至三鼓五鼓復起辟湖南安撫幕官盜起永州芾與叅議鄧州

提兵千三百人破其巢擒賊魁蔣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復
攝湘潭令邑多大家稽籍出賦不避貴勢役大均平差知德清
屬饑振荒有聲活民數萬有妖人扇亂帝來立解散除司農
寺丞知永州臨事精敏有惠政姦猾不能欺永人立祠祀之轉
浙東提刑知溫州移浙西時瀕海及太湖盜發帝跡其出沒按
捕置之法盜皆駭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焞置學宮親爲規約
從遊者甚盛咸淳元年知臨安似道當國事無鉅細關白始行
會福王府廼人致死事有干涉帝以書往復辨論竟抵罪嘗出
閔火具似道怒杖其家人使臺臣黃萬石誣以賊罷之元兵取
鄂起爲湖南提刑民因寇擾奔竄帝發所部兵捍衛縣與一皂
賊令斬亂者民始帖然勤王詔下遣土豪尹奮忠將壯士三千
人以赴時湖北皆已降元改帝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其友勸

勿行泣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向雖廢棄猶思所以報今幸用我以家許國必矣值所愛女死一慟而行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所在兵已調盡游騎至湘陰倉卒召募得三千人命劉孝忠將之結溪峒以爲聲援繕器械時芻糧柵江修壘募留戍將吳繼明陳毅陳元推誠任之得其死力元阿里海牙旣下江陵分軍常德遇諸蠻洞而以大兵竟入帝所遣將戰死再調繼明兵不及出城已受圍帝慷慨登陴勉諸將以忠義分地而守自九月至十月親冒矢石督孝忠等大小數十戰死傷相藉箭盡括扇爲羽取庫中積鹽席焚灰取鹽人飲血乘城三月不能下有招降者殺之以徇十二月間益急砲風中孝忠不能起諸將以事急泣請曰吾屬不敢愛死如民何帝此日平時國家養汝正爲今日第死守勿復言力已竭元兵已除夕日登城

帝坐雄湘閣召帳下沈忠諭曰吾分義當死第不可辱及吾家
汝可盡殺家人而後及我忠伏地叩頭固命之涕泣許諾取酒
飲家人醉乃徧刃之帝亦引頸受刃畢縱火焚其居忠還家殺
其妻子至火所大慟亦自刎幕屬茶陵顧應焱安仁陳億孫皆
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者繼明等以城降寶慶通判曾如驥
因降亦死毅濟圍將奔閩中道戰死事聞贈端明殿大學士諡
忠節一子裕孫遺留奉祀孫輔叔親迎於溫得免二王立悉詔
入閩官之帝剛介不畏強禦居官廉潔屢經擯斥家無餘貲好
禮賢下士卽之溫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獎薦之尹穀字耕
叟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積分升湘西書院又積分升
嶽麓精舍三學生皆嚴憚之時尚詞賦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
舒歐陽逢秦剋意體裁務爲典雅頡頏圖浙每一篇出土爭效

之登進士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內艱居家教授日未出授諸生經有才而不謹飭者損不齒雖隆暑必盛服減燭如免巾幘及門皆效之李庭芝薦知衡州需次于家帶禮請叅謀軍事共畫備禦之策殺糾率民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敵斷絕險要援兵不至殺與妻子訣誓以必死出弟岳秀于外以存宗祀城陷殺積薪局戶望闕拜已取告身焚之出門縱火入於烈焰中見其端笏危坐少長不索帝聞之舉酒酌曰尹務實真男子已先我就義矣三學生咸往哭之故城被多感激死

楊震字震仲少有志節以父大異恩補將仕郎銓試第一授修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五中漕舉歷鄂州教授復州司理參軍常觀察推官擢知監利未上有疑獄微服廉得其實人稱神明倅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素慢士常試以難事倉卒立

辨皆合其意遇有密旨出師東應淮東霆口占授吏某將可任
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城矢石某倉芻糧頃刻案成文德驚曰
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爲吾安敢不敬密薦諸朝遷江陵通判
隨事裁決庶務叢集處之泰然暇日與諸生講學取隸官開田
增益庶稍選民強壯者付以器械雜兵當農隙訓練親閱試行
賞以激勸之始旣無擾終皆獲用芾至湖南霆居憂起復奉議
郎參議官有心計善出奇應變芾委以機務協力備禦會西北
隅垂陷霆奮死巷戰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復完城破赴圍池妻
妾皆死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上舍登第爲遂寧州司戶潼川簽判宣
城宰被論罷咸淳七年起爲彭澤令通判池州有問以禪身之
道者曰忠義所以禪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夏貴兵敗歸所

過縱掠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散明年正月元兵至李王河都
統張林陽爲守備以兵出巡江而陰納款守兵五百餘柄皆歸
林卯發知不可爲語妻雍氏以必死備載弘道錄雍請先就死卯發
止之德祐元年二月元兵薄池卯發爲詩別諸兄弟遂與雍同
縊於從容堂林開門出降丞相伯顏人問守臣何在左右以對
卽如堂中視之嘆息爲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之而去朝廷從
高斯得言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妻順義夫人錄二子爲京官
邱得遇邛州人字達夫登咸淳進士調寧遠簿累遷廣西提
點刑獄逾年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二年移治蒼梧靜江
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邱氏孝子不忍偷
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游
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唐震字景質會稽人登進士爲小官權貴薦以廉震慮其干政輒取還之所至以公廉稱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尹潛說友倚似道勢驕蹇甚一切政事無所顧讓會有獄將寘辟震力辨其非俄上刑部是震議六年江東旱擢知信州奏減綱運蠲租賦令坊置一籍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有勞者奏復其身戚感其誠事爲盡力所活無算擢浙西提點刑獄似道屬以類田震固謝不能上疏爭之宗室有守阡僧暴橫震以法捕治似道怒使御史陳堅劾去恭帝立起知饒州饒兵止千八百元軍略地震發民城守肱輿出治兵中夜不寐特與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歸附旁無救援告急皆不報兵使來索欸狀通判萬道同偕寓士謀陰斂白金牛酒備降禮震叱去之民李希聖謀出降械寘于獄城中感其義共殺使者明年二月兵大至都大

提舉鄧益道震出府庫金錢揭於市募人出戰衆懼無能應者
北兵登陴遂潰震坐府中玉芝堂事急家人奔告番江門兵尚
未合可走震曰城中民命皆係於我何忍棄之有頃兵入左
右逼書降廣震擲筆於地大呼不屈與兄椿及家人俱死張世
傑尋復饒州判官鄔宗節求屍葬之贈華文閣待制諡忠介廟
號褒忠官其二子及門客馮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守
閩之新壘亦皆戰死

密祐其先密人後居廬州性剛毅質直累官至廬州駐劄御前
遊擊中軍統領權江西路副總管咸淳十年以閤門宣贊舍人
爲江西都統伯顏下鄂州留阿里海牙守之朱禕孫道高世傑
取鄂海牙以兵逆擊執世傑兵盡潰半入江西制使黃萬石招
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劍義兵千餘盡以屬祐德祐元年十一

月大兵至隆興劉榮兵敗萬石移治撫州將遁懼祐不從乃謂祐兵援榮且戒以勿戰祐未至聞榮已降罵曰萬石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已而元帥張榮實呂師夔提兵逼撫州祐率衆逆之進賢進至龍馬坪大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祐告其部下曰今日乃我死日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咸奮自辰至晡面中矢拔之復戰身被四矢三槍麾下僅餘數十人祐揮雙刀斫圍南走馬度橋斷被執元將朱都解愛其勇戒勿殺與歸隆興欲降之收繫月餘終不屈令榮與師夔誘以官遣之金符不受復引其子泣說曰父死兒將何之祐叱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怕然自解衣就刑觀者泣下時有淮人米立三世爲將從陳奕守黃州奕降潰圍出萬石署爲殿前都統制迎戰于江被執不屈繫獄萬石旣降再三諭之不從遂遇害

高稼字南叔家世見前登嘉定進士調成都尉轉九隴丞內艱
免喪辟潼川府路幹辦公事制使崔與之聞其名改辟本司糧
知綿谷縣值歲饑捐橐中裝市粟以食民賴不死寶慶三年元
兵至武階制使鄭損棄所遁往如淵辟稼通判沔州兼募職言
蜀以三關爲門戶五州爲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今亟
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淵然之劾山砦八十四所與民約
敵至則官軍守原堡民悉保山砦募義兵五千爲遊擊庶前靡
所掠後弗容久又憂北兵由東道入改知洋州洋平地無守卒
議移金州帥司千人爲禦稼自任餽餉李心傳聞奏不報及鳳
州破制司始從調赴而兵不時至漢中遂陷梁洋民數千萬盡
趨安康稼不得已移屯黃金渡收散卒招忠義以制司命致安
康故將陳昱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軍各背座華陽諸關守

將凡得三千人稱竭帑廩贍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節制軍
馬汚州破元兵迫大安益昌大震稼督諸將亟趨汚自至西縣
援之如淵以便宜命稼兼權興元府檄守米倉稼移書謂今日
之事如奕棋所校者先後者爾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爲可保若
敵自宕昌清川以入將誰禦之盍分興汚利三戎司駐鳳州俾
制司已招之忠義關表復營之豪傑聯司以進兵氣奪矣如淵
遲疑不決逮天水同慶被屠西和圍益急始會軍民數萬衆往
援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報砦寨七方之師皆潰稼率遺
民駐麻水縣召集保甲布間道以保巴山如淵既罷其黨汪剛
中爲御史欲使分罪反言敗實由稼坐削二官心傳訟其無辜
制使趙彥呐復辟叅議官稼以制司近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
仙人原以爲緩急視師之地彥呐卽以其事委稼乃繕營壘時

芻糧庀器甲開泉源守禦之規罔不備具除直秘閣知沔州仍
提點利州刑獄既至葺理剝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稼與
神誓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
入劔門北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彥呐督曹友聞等兵大戰遂
進三官爲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州安撫公事措置西路屯田北
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進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
民皆逃議欲退保大安稼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
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
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至且口輟帳前總管
和彥威以軍還沔北兵入白水關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
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召小將楊俊何璘悉以兵會調
總管王宣益以精兵千人璘軍無紀律其衆皆潰先是友聞知

汚不可守勸稼移保山砦而自請以戍七方兵助之稼答曰七
方要地不可棄吾信地不可離卽事不濟有死而已子斯得亦
以時危任重爲憂稼舉用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又遺書心
傳曰吾必堅守汚無汚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
事迫參議楊約勸姑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
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屬官馮元章率吏士力請少
避亦不爲動城旣陷兵騎四集罔之遂死詔進七官贈正議大
夫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慷慨有大志
真德秀素以國士期之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必加而折
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輕財如士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所著有
縮齋類藁三十卷

曹友聞字允叔偕弟友諒弟萬俱同慶栗亭人少有大志友聞

登寶慶進士辟天水教授單騎入圍城罄家財招忠義得健士
五千制使李塏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檄領所部守仙人關
元兵至令諸軍乘高據險身冒矢石爲士卒先兵退復得七方
關已而元兵破七方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
進軍後進攻死敵長驅入劔門友聞與弟萬各率所部取間道
過旌幟山至青蒿嶺戰于白水江兵退制司檄駐閬州討叛將
魯珍部曲肆焚劫者斬郭虎蘭廣楊仲等餘黨散去檄知天水
軍元兵入鳳州略河池抵同慶友聞密遣統制王漢臣統領張
祥授以方略取間道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
偃旗伏鼓俟敵近鳴鼓張旗幟矢石並發自提重兵尾敵後大
戰有功端平初遣萬與忠義總管時當可分兵碎石頭大戰數
合上功授承務郎元兵又自西和至階州友聞曰階雖非吾境

豈可坐視引兵與諸軍會命統制全貴爲先鋒夏用出其左張
成出其右總管陳庚及萬友諒往來督戰有功趙彥呐卽節制
利帥司軍馬措置邊面換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差權利州
駐劄石門控扼七方關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沔陽進圍青野
原友聞乃遣萬領兵自冷水口渡嘉陵江至六股株間道直趨
屢戰有功制使奇萬之勇令督諸軍戰守友聞亦引精兵至原
下截戰圍遂解特授武德大夫左驍騎大將軍元兵又擣大安
友聞遣統制王資白再興速趙難冠隘王進據陽平關而自登
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甫畢兵數萬突至進及遊奕部將王剛
疾戰又親帥帳兵及背嵬軍突出陣前左右馳射兵退友聞料
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呼陳庚時當可急往援之旣而元果引步
騎萬餘攻隘庚率騎兵直前當可分步兵左右翼並進資與再

興又自隘出。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按眉州防禦使兼沔州
駐劄管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弟葛差知同慶府四州制置
司帳前總管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直
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
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憂。必不能越此而入蜀。大安地勢平曠
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况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
禦。彥呐不以爲然。北兵先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
元。欲衝大安友聞。誠謂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
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以疑敵。而密選精銳萬
人。乘夜渡江。設伏以待。北兵果至。萬出逆之。敵將入都魯達海
各擁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友聞遣統制楊大全馮大
用出東萊園。總管夏用趙興出水嶺。總管呂嗣德陳庚出龍泉

頭而親帥精兵三千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前軍不動。又伏騎三百以伺。會大風雨。諸將請俟少霽。叱曰。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並進。夜間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黎明北兵益增鐵騎。我軍沾濕不利。血戰愈奮。與萬俱死。北兵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大中大夫。龍圖閣學士。賜廟號忠諡毅節。官二子承務郎。壻廸功郎。萬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陳寅以父咸蔭補官。仍領漕司貢。紹定初。知西和州。西河乃極邊重地。民倚都統何進爲固已。而進出守大安。舉家盡。行人無固志。寅獨留妻杜氏。并三子。誓曰。人各私戀其家。將誰共者。因結忠義與推官賈子坤爲必守之計。北兵十萬來攻。例驅脅降者於前。寅草檄文喻之。令自別。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

矢石如雨乍退復來寅帥忠義民兵與致死士奮力退之制司
偏以其功播告列郡諸將皆忌敵復伐木爲攻具增兵至數十
萬圍城寅求援於進進與寅素不協久之方進忠義人陳瑄等
往救率觀望不進寅晝夜苦戰兵竟不至遂陷杜氏卽登高鉅
自飲藥與二子及婦先死寅斂而焚之乃與子坤刳服登戰樓
望闕號泣曰臣不敢負國再拜伏劒死一時賓客同死者二十
八人子後至亦欲自殺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
俱縊城亦折足死子坤家十二口亦俱死事聞贈朝議大夫右
文殿修撰賜錢三千緡卹州治與所居鄉立廟復加華文閣待
制諡襄節子坤字伯厚潼川軍人登嘉定進士旣死贈承議
郎其父松尚在封承務郎子仲武官宣教郎隆州簽判至奉議
郎通判果州卒孫昌忠純孝同登咸淳進士純孝教授揚州受

知李庭芝訓江淮總幕文天祥又辟爲佐授秘書丞權吏部郎中母憂起復爲右司轉朝散郎厓山破抱二女偕妻牟氏同蹈海死 同時乘城者知文州劉銳與通判趙汝鼎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搏戰殺傷甚多拒守兩月餘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失守汚編置此州夜踰城降且獻女告虛實敵遂增兵阻水兵民咸渴至於吮血卒無叛意銳自戕不免集家人飲之以藥聚屍及公私金帛告命悉焚之家素有禮幼子同哥纔六歲酒至亦不辭最後父子三人同登文王臺自刎 汝鼎宣城人善射城垂陷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六箭被執先斷其兩臂而後斃殺之軍民死者數萬又金州通判蹇霖潼川通泉人登嘉定進士亦以堅守被擒不屈死其子永叔復力戰舉家死焉弟維之登紹定進士利州都統王宣辟行參軍事亦迎敵力戰死

特官其子。又黎州通判何充漢州德陽人秘書耕之孫攝州事預爲備禦及未能之至建議急於叩棘創大小兩關倉及柴屋百間命親往督程役俄關破自刺不死元軍帥呼之許以不殺且指其幕曰汝降卽坐此充不應踞坐于地元將令充斃頂受降充大呼曰可殺不可斃使署招民榜堅不肯遣以酒茗羊牛皆却之自是絕不食飲敵知其不可強嘆曰好漢也遂斬之妻陳氏將死親戚或勸其自免陳正色曰我與兒婦義不苟活汝等自求生可也衆感泣願同死者四十餘人因罵不絕口衆以石擊殺之勇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皆先死惟長子士龍得免。又王翊字公輔郾縣人登寶慶進士嘗爲吳曦幕官曦叛抗節不屈爲陳大義曦怒囚之曦誅後得免嘉熙元年制使丁黼辟爲叅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爲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

及北兵至帳前提舉官咸駒先走鬪倉卒迎敵敗死駒與司理
王璩運司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衆寡不敵兵遂入朔朔服
危坐元將問曰汝何人曷爲不走答曰願與此城俱亡相顧曰
忠臣也戒勿殺竟赴井死後出其屍衣冠儼如生時元兵入漠
州運副蒲東卯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錄事羅由司戶趙崇
啓知維縣羅君文皆不屈死復雍六世孫也入眉州知丹陵馮
仲曄死之取簡州州守李大全死之叩守趙晨親率雅州牌手
出戰力盡死至遂寧民兵趙明拒戰左臂已斷而戰不休至重
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被獲大將奇其貌欲活之令曰從我
當共富貴天啓呼天大罵欲殺其母其妻張氏哀號願以身代
不聽於是夫婦與母咸死事聞皆立廟賜諡褒恤有差

胡斌殿前司軍士紹定三年江間寇作從將官童德興提禁旅

成卽武賊知有備未敢犯會招捕司檄德興稟議獨留斌將弱卒數百留城中賊大至他將士皆遁斌獨奮身迎賊所格殺甚衆賊益生兵而來官軍所存僅數十人郡民死者萬計其生者尚數千由東門而出或告以衆寡不敢盡避之斌欲緩其勢使民得遠走與賊巷戰大呼曰我救百姓能兵盡矢窮遂遇害其屍僵立移時始什事聞贈武節大夫錄後一人審院編修王堃請卽戰地立廟就以武節爲額詔從之 時南去則汀劔西去則盱贛皆爲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官吏弗納北去廣信防夫守禦利人囊篋指民爲謀數剽殺之有光澤人高談字景遂平居言動必守禮法爲鄉人敬附語諸弟子曰往歲燕山盜起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兩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盜入諸子又請談曰家廟皆在去將

安之會賊欲東破武陽思得耆老如談者使率是鄉子弟往以濟事脅執以兵談涕泣罵曰斯言果爲至於我哉唾賊大罵遂遇害里人賴以免

張珏字君玉隴西人魁雄有謀善用兵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功累官都統制號四川尅將寶祐末北兵攻蜀破吉平隘拔長寧守將楊禮用德榮王佐父子俱死之至閬州降安撫楊奐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大悅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廣安諸郡破竹而下帥臣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遂圍合州珏與州守王堅協力戰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徵堅入朝代以馬千其子爲敵所得屢以書勸降乃更以珏代千除御前諸軍都統制利東安撫使與元府駐劄兼知合州珏出奇設伏算無遺策在合練士卒精器械御部曲有法雖奴隸有

功必賞雖至親有過必罰故人人用命自全汝柝失大食坪北人築虎相山駐兵廣安大梁兩城時出攻梁山忠菑開達民不得耕兵不得解每餽餉用數郡兵護送死戰城下始得入咸淳二年冬珪遣統制史照王立監軍王世昌等以死士五十斧西門入大戰復其城事聞改廣安城爲寧西軍推恩爵賞有差三年四月平章賽典亦提兵入重慶出合城下珪碗舟江中斷爲水城北兵攻之不克遂引去合經余玠更築壁壘甚固及開慶受兵民苦凋弊珪以兵外護民耕內教墾田數年公私兼足迨叛將劉整獻計於敵自青居進築馬驤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左右欲與爭珪不可曰我山不意攻蕪菁平毋德彭城敵必顧其後不暇城矣又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統制周虎戰死馬驤城迄不就上功授正任國練使帶行右領軍衛

大將軍賜金帶五年與安西都統張朝寶領兵護錢粟餉寧西軍還至水磴頭戰有功詔推賞八年勦築宜勝山城九年復馬驤山以功來上十年表請城馬驤虎頭兩山以據險要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加檢校少保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朝命遣趙立徵其兵入衛加寧遠軍節度使蜀道斷不得達無以復命還至涪立沉水死六月合州外城破王立降守將侯都統戰死已而瀘敘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皆下會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珪問道遣死士入城許以赴援且爲晝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叅議馬嵩以歸二月復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內水橋入城四月會兵出攻鳳頂諸砦復結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復圍瀘州

十二月趙定應迎珪入重慶時楊立以涪州降珪遣張萬攻立
俘其妻子并僚屬馮異午等及安撫李端以歸更以都統程聰
守涪重慶兵乃盡退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求王之所又謂
史訓忠等援瀘州趙安張萬復入襲達忠三州拔石門及巴巫
砦獲將士百餘人解大寧圍又攻破十八砦明年六月張德潤
復破涪州執守將程聰初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珪實不知
也使山守涪聰怏怏不設備遂及於敗是月梁山軍袁世安降
十月萬州破殺守將上官藝十一月瀘州食盡人相食亦破安
撫王世昌自經死元兵會重慶駐佛圖關遣瀘州降將李從招
珪不從十二月達州降將鮮汝忠破咸淳皇華城執守將馬塋
軍使包申巷戰死至元十五年珪遣總管李議將兵由廣陽出
一軍皆沒二月遂破重慶降趙安張萬張起嚴與帳下韓忠顯

執守將鮮龍湖幕官趙酉泰機宜曹琦皆自殺珏出薰風門與大將也逃解見戰扶桑壩諸將從其後合擊之兵潰復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死以小舟載妻子踴躍赴水又不得遂被執送京師至安西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乃解弓弦自經從者焚其骨缶而葬之死所趙立字德修重慶人登進士上書廷買似道被謫起爲太社令至湖州提刑

陳隆之嘉熙四年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塔海都汪世顯復圍成都固守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被執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至漢州命諭降漢州守臣王夔隆之呼夔語曰大丈夫死爾毋降也遂見殺後五年提刑袁簡之上其事特贈徽猷閣待制賜諡立廟官

其二子同時儒林郎王鞏闕門死于兵贈通直郎又威州棋城主簿史季儉及子良震壻楊戡爭赴難死各特贈兩官與鞏子俱受汴州文學初北兵入聞州奉國縣簽廳陳承已妻彭氏罵賊死追封恭人立廟本州普州何叔丁簽判楊仁舉兩家二十餘人皆死于難叔丁孫嗣祖仁舉子肖翁被俘逃歸詔贈官存恤之十二月癸亥北兵連攻敘州帳前都統楊大全等水陸並進自卯至午戰十數合歿于行伍詔贈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官其二子承節郎

陳元桂撫州人登淳祐進士累官知臨江軍遇歲不登兼問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勞致疾親戚有勸其移治者答曰無爲浮議所奪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爲光明俊偉也開慶元年春北兵抵城制置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

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或勸之避去不從左右欲翼而下抱而走者皆却不可家人復請登舟亦不聽敵至瞠目叱罵遂死之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事聞贈寶章閣待制賜帛錢十萬與一子京官一子選人恩澤立廟北門謚正節

張順與張貴皆民兵部將後爲鄂州水軍統制襄陽受圍五年援兵不至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泅者被獲於是鄧鄂之路亦絕李庭芝諜知西北有水曰清沈河源出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襄郢山西民兵驍勇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順與貴俗呼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以

爲都統。今日此行期於必死。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時漢水方生。百艘齊發。各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在先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纜。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城中聞救至。踊躍氣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貴既抵襄。欲求援荆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二人遇椿。卽鋸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呂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帳前。一人有過被撻。忽亡去。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

未知乃鼓噪發舟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
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
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皆
北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北兵得逃
卒之報反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
身被數十槍力不能支被執不屈死之敵昇屍至襄城下令曰
識矮張乎守陴者皆哭城中收貴屍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咸
淳九年贈順寧遠軍承宣使官二子承信郎賜廟額忠顯又
荆湖都統范天順文虎猶子爲左領軍衛將軍日夕守戰尤力
及文煥降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死同
贈靜江軍承宣使封妻宜人又右武大夫侍衛馬軍司統制
牛富霍丘人勇而知義使守樊城累戰不爲衄數射書襄城相

與固守爲唇齒兩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率死士百人。
巷戰死傷不可計。渴飲血水。轉前過街道。燒絕身。被重傷。以頭
觸柱。赴火死。同贈寧遠軍節度使諡忠烈。賜廟建康。各官二子。
承信。耶賜。白金與田各五百兩畝。裨將王福歎曰。將軍死國事。
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又隨人邊居誼。初事李庭芝。積功至
都統。制使守新城。善御下。得士心。凡戰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北
兵至沙陽。守將王大用被執。意新城小壘可不攻而破。直抵城。
下居誼率舟師拒之。文煥命列沙陽所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
大用至。使呼亦不答。又射膀檄入壁中。居誼應曰。吾欲與呂叅
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并中其
馬。馬仆。幾鈎得之。衆挾上他馬奔走。越二日。總制黃順開東門
出降。使順來招居誼。責以大義。順又呼其部曲當門斬之。居誼

取家財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募元兵破侵漢樓火延民居居
誼度力不支還第拔劍自刎不殊赴火死伯顏壯其勇購屍觀
之事間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又呂文德弟文信仕至武
功大夫沿江副司諮議官德祐初帥舟師次南康與北兵遇戰
死特贈定遠軍承宣使子師憲特與帶行閣職又與兩子承信
郎輔周和州防禦使仍立廟賜額河湖砦巡檢張興宗亦死之
贈武翼郎賜緡錢三萬仍與一子承信郎

陳照字光伯常州人工詞賦登第爲丹徒尉累兩浙制置司叅
議官大軍舍曹壽春府教授知胸山縣仍兼主管機宜文字照
久任邊事通知兵事以母憂歸北兵至常知州趙與鑒聞風走
匿郡人錢書以城降淮民王通陰約劉師勇許爲內應遂復常
州朝議以姚希得子書知常州錢書復執僞安撫戴之泰等遂

迎書以入將辟熙爲通判其親友皆曰今就辟後難辭矣熙曰
鄉邦淪沒何可坐視與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爲愈也遂盟
衰而出凡可以備禦者無不爲之作郡十餘日北軍復來熙與
嘗率義兵禦戰自夏徂冬敵不能下以功加提轄文思院會守
呂城將張彥兵敗而降盡言城中虛實伯顏自將圍之熙等誓
以死守朝議加書太府丞熙幹辦諸軍糧料院將士皆轉五官
常兵阻壕爲陣攻益急矢盡城破熙猶斂兵巷戰家人請於城
東北門走常熟可達臨安熙從容答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
中兵潰與書俱死事聞贈書龍圖閣待制熙直寶章閣並官其
子

王安節父堅淳祐中以復興元府功轉武功大夫遙郡團練使
知合州寶祐二年北兵大入從其父戰禦有功堅擢興元都統

制安節兄弟五人皆受官開慶元年秋合州被圍堅嬰城固守百戰彌勵金主殂于城下捷聞上大嘉獎以爲列城之冠進官寧遠軍節度使封清水縣開國伯景定元年轉侍衛步軍司都指揮使二年遷左金吾衛上將軍湖北安撫使兼知江陵府爲似道所忌出知和州兼管內安撫使鬱鬱而卒諡忠壯立廟額曰報忠安節咸淳末爲東南第七副將授閤門祇候添差浙西兵馬副都監收兵入平江合張世傑戰鳳凰港有功轉三官及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以安節與張詹守常良臣遂遁元兵來攻築柵以守相拒兩月不下伯顏怒麾兵破其南門以招降不聽屠之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欲降之不得乃殺之

陳奎字肇方一字偉節安仁人咸淳元年與父詩川同舉進士

父以武功補沭陽令牽調滁州司戶叅軍父喪改荆閭糧料院
母憂調朐山主簿少與謝枋得遊會起兵安仁首辟牽入幕執
安仁令李景景請以家貲二萬贖罪賁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爾家財獨非朝廷物耶聲其罪斬之景子率鄉民五千報怨牽
度勢不敵引兵趨信州會守吏遁去聞于朝就攝郡事益王卽
位入覲遷宗正主簿太府寺丞領江東安撫使出上饒接應所
部纔千餘人屯火燒山數月戰潰被執至豫章元帥奇其才館
留之遁去後三年復起兵尋敗入積煙山中自刎死所著有鶴
心集其詩多譏刺當時士大夫弟年同時被執亦死

馬暨宕昌人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暨與其兄塋
特顯塋景定初爲鄂州都統駐劄江陵四年北兵攻嘉定城出
戰遷延詔削一秩咸淳七年帶御器械節制沔州軍馬知咸

淳府 暨咸淳中連知欽與邕州其地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
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暨至鎮撫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
不敢越善關安南不敢入永平諸峒皆上帳冊邊陲晏然經略
李興上其功加閣門宣贊舍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聞
宋已亡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守城併護經略司印德祐二年
阿里海牙攻廣西暨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檄劉子薦爲叅
議官提徭兵弩手守城東門而自將兵三千守嚴關鑿馬坑斷
嶺道元兵攻之不克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暨兵敗退保
靜江元使人招降暨乘城發弩射之攻三月夜不解甲前後百
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城東隅稍卑元軍陽攻西門以
精兵夜穴東水牐遂破外城暨閉內城又破之率死士巷戰力
傷臂被執首已斷猶握拳奮立踰時始仆部將婁鈐轄獨以二

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圍之十餘日。忽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入。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餅生肉而炙。既盡。鳴角伐鼓。令所部入。擁火礮。然之。礮發聲如霆震。城崩。烟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灰燼無遺矣。劉子薦字貢伯。安福人。父夢驥起家進士。歷官知豐州。沒於王事。子薦以蔭補湘鄉尉。以獲盜功。調撫州司錄。叅軍有誣王應亭毆死荷檐夫黃九案已成矣。子薦閱受書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閤獄戶裂。吏楔得殺人者。實孔目馮汝能也。應亭遂白改知贛縣。監行在左藏庫。通判常德府。轉知融州。陞辭度宗。慰勞曰。廣郡凋瘵。賴卿撫摩。對曰。臣當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靜著。會聞馬堡死。卽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

衣袍瘞之。語左右曰：「事不可爲，吾心盡矣。」遂死。又淮人黃文政戍蜀，軍潰，問道走靜江，匿邀與同守城，破被執，大詬不屈，元人斷其舌，以次剗刖之，文政含糊叱咄比死，不絕聲。

袁鏞字天與，鄞人，治春秋有文武才，尚氣節，登咸淳進士。父艱家居，時宗室趙孟傳將作少監，謝昌元皆寓鄞，與鏞故相友善。鏞大言遭時不利，公等食君之祿爲國重臣，鏞亦別名薦剗爲臣死忠，此其日也。三人遂約誓以死。狗國德祐丙子三月，元將遣游騎至鄞之西山資教寺，鏞馳以告二人，令鏞先往覘之。曰：「我等將兵繼至。」鏞往，二人懼，竟不出。明日，元軍大至，孟傳、昌元同迎降于慈谿之車廐。鏞被執，元將脇令降，罵曰：「我爲宋臣，死則死爾，終不從汝。」元將怒，命取晒其穴之，加于鏞頸，縱火燎之。鬚髮且盡，詞氣愈厲。復以刃劫之，益大罵，遂遇害。鏞三子二婦。

三孫闔門十七人悉赴水死仲子澤民甫六歲亦在溺中僕沈
某救之得免

弘簡錄卷一百九十一終

弘簡錄

卷一百九十一

三

卷一百九十一